

從通識教育到 語文教育

周慶華・著



EDUCATION

從通識教育到 語文教育

周慶華・著



EDUCATION



序

從小學到大學，教了三十年書，雖然稱不上歷經什麼驚濤駭浪，但也時時不得安然渡過，因為自己身在教職卻從來沒有教書的感覺！這話對人講過許多次，總無人能信，只有我最清楚；如今我的心還在體制外流浪！

這不是我不知道教書也可以「自我尊嚴」，而是這份職業從某個角度看就極為弔詭：我們既不相信誰比自己有本事，卻又要別人相信我們比他有本事；於是教書就成了一種矛盾叢生的舉動！因此，心逸離教書崗位而不再自居權威，也就成了唯一差堪自慰的事。

有一回，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辦活動，要我提供一篇學思分享的短文隨同著作展出。我草了一篇題為〈我的心還在飄泊——也算是另類的學思導覽〉，內文則有幾段話很可以形容我長期以來「心有所繫」的情狀：

從小我就不是一個喜歡依戀一事一物的人，每次遇到玩伴邀約遊戲，也都是我先告膩而別為變更戲局，以至那些玩伴常禁不住誘惑而一再期待我來出點子；稍長後，學人折節讀書，原以為找到了終身的歸宿了，但不料那一股野性始終存在，不僅跳來繞去，還窮搜冥索古今中外非書本上的東西，幾乎不曾做過一個安分的讀書人。這時候，我才明白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一縷遊魂，不耐拘束在一個跑不遠的軀殼中。

既然不安於當個純粹的讀書人，那就提筆寫作吧！寫作才能成就新的玩手，繼續生生世世未完的遊興。而回顧生平，究竟是什麼時候想變換這一身分，已經不記得了；但那種因為長久受挫而難以翻身的煎熬和苦楚卻還歷歷在目：有時窩在斗室苦慮，有時混在人羣裏愁思，更有時從深夜後就困住枕邊的孤寂而黯然神傷，總沒有一刻鐘肯放過自己而任它漫無目標的遊走。一個備嘗困頓的靈魂還沒有找到出口，就先悵鬱在五丈紅塵裏渴望著呼吸。

也許就是向來這一野慣了的韌性支持著，我才沒有退縮到自築的藩籬祈求外緣的憐憫；而原先想藉寫作來改造命運的計劃，也由於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顛簸經驗而更加知道怎樣去翻新求變。尤其在一些偶然的機遇下，接觸了文化這個深廣的領域以及所屬的哲學、科學、宗教等熱門學科的激盪，終於從比較單純的文學的美感中幡然躍起而懂得如何去盱衡曠觀寰宇。我的生命開始有了新的光點，也逐漸能夠擺脫命限和境限所帶來的淒涼和悲苦。

現在有機會在大學殿堂謀生，彷彿先前所遇到的榛莽已經劈開了一大半，實際上卻是依然不改「心懸四方」的舊習。雖然所出版的三十幾本書都能標誌著我的一段段的心跡，但接著「想寫」或「該寫」的書卻一如來時路那樣異景排列，無從耽溺重數；以至持續的面向未來探險也就成了此刻不可迴避要思量的事……

.....

如果說一顆「通識」的心靈是從能夠無止盡的自我觀照生命的起伏升跌處去涵養的話，那麼我已經艱苦經歷過一回了，將來還會是一個不怕挑戰的人。雖然每一次走出洞窟後

所迎向的可能是無垠的荒漠，但生命的流轉假使沒有止息，
又何必擔心時時刻刻都要去流浪兼植手？

才滾過光亮的極地
又要翻向黑暗的深淵
不知道那一年到得了家
著急的人紛紛駕著飛船先行離開
還邊走邊抱怨你跑得不夠勤快
往前只得再往前
召喚回家的手仍然藏在看不見的地方

這是我的一首題為〈地球找家〉的短詩。地球如果有知可能
也會找尋它的家，正如我無法忘懷生命的原鄉；但地球的家
永遠藏在看不見的地方，而我的心也註定要一輩子又一輩子的
茫然飄泊。

正是因為對我自己不暇要求，才知道對別人同樣要求的「奢望過度」；畢竟別人有他自己要走的路，任何施加給他的壓力都可能變成不當的心身宰制。以至長年來，縱是不曾曠職損業，卻也無心別人「尊我為師」。剩下的，就是大家以友朋相待，論學相長罷了。

如今又要出版一本新書，所體現的看似依然是我鑽研學問的一項成果，實則這裏面已經隱含了太多上述的際遇；所謂「從通識教育到語文教育」的道路，其實也就是我心靈遊走蛻變的旅程。想得起來的、想不起來的一路共甘苦過的人，都會繼續在扉頁間駐影生津。

周慶華

目次

序	i
導論：通識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語文教育	1
通識教育篇	9
第一章 從一般教育到博雅教育：通識教育的規劃方向	11
一、從幾個故事談起	11
二、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的定位	13
三、一般通識教育構想所存在的問題	15
四、已經面臨後現代思維的挑戰	19
五、重新規劃通識教育課程的方向	24
第二章 走出魅惑的輪迴圈：以新佛教為基底的生命教育途徑	27
一、生命教育是什麼	27
二、我們需要怎樣的生命教育	28
三、佛教可以給生命教育資源的優著處	34
四、向新佛教過渡以擺脫魅惑的輪迴圈	36
五、一個因應新能趨疲時代的新人生	40
語文教育篇	43
第三章 語文教育帶領風潮的新思維：更新文化的基進性力量發微 ...	45
一、為渾沌鑿竅	45

二、輪扁語斤與寓言故事.....	46
三、給瞎子動手術的後遺症.....	49
四、我們要成為下一個神.....	50
第四章 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究團隊的形塑方向：	
開啓基進創新的研究局面.....	53
一、所謂大學精神下的研究所.....	53
二、語文教育研究所的定位問題.....	55
三、研究團隊的整合及其發展重點.....	59
四、提升研究能力的輔助性作為.....	69
五、重開創新性研究局面的幾點建議.....	72
第五章 統整性語文課程的新思維：突破既有觀念與作法的盲點	79
一、新教改的一些迷思.....	79
二、統整性課程理念的怪獸化.....	82
三、語文領域統整性課程規劃的盲點.....	85
四、突破既有盲點的幾個方向.....	89
五、從混沌理論與複雜理論汲取資源.....	90
第六章 思維與寫作科協同教學的方案：一個創新教學的新紀元	93
一、論題的緣起	93
二、協同教學的理論基礎.....	94
三、協同教學的實際與成效問題.....	95
四、思維與寫作科協同教學的可能的方案.....	97
五、思維與寫作科協同教學成效的預期.....	104
第七章 思維與寫作的基進取向：從後設到後後設的進路	107
一、「思維與寫作」的想像.....	107

二、「思維與寫作」課程的多重考驗	108
三、邁向「基進之路」的必要性	111
四、能夠基進之後	113
第八章 寫作教學研究發凡：觀念與實踐的辯證	117
一、引言	117
二、寫作教學的理論基礎	122
三、寫作教學研究的專題化取向	128
四、寫作教學研究的專題設定	132
五、專書可以有的寫作規劃	141
第九章 詩的寫作教學：一個創意跨領域的思考模式	145
一、論題的緣起	145
二、詩作為一種特殊的審美對象	146
三、能教的詩與不能教的詩	148
四、創意跨領域的教學嚐試	152
五、三種不同的詩的思維與教學方向	157
六、科際整合與多媒體運用的另類跨領域教學	164
七、不是餘韻的餘韻	172
第十章 後設小說的寫作教學：從以不教為教到省轉開新	175
一、所謂の後設小說	175
二、後設小說興起的因緣	177
三、後設小說的技巧與風格	179
四、後設小說對前行小說的衝擊	182
五、後設小說不能免除的社會批判	184
六、後設小說未來的走向與教學	188

附錄	195
故事學與學故事	
——一個故事學課程後的省思.....	197
果茶與奶蜜：中西抒情詩中愛情「濃度」的比較	
——一個以文學文化學為基底的研究模式.....	203
從混亂中再建秩序	
——解構後的教育發展方向.....	223
價值教學的探討	
——一個基進的反省.....	235
參考文獻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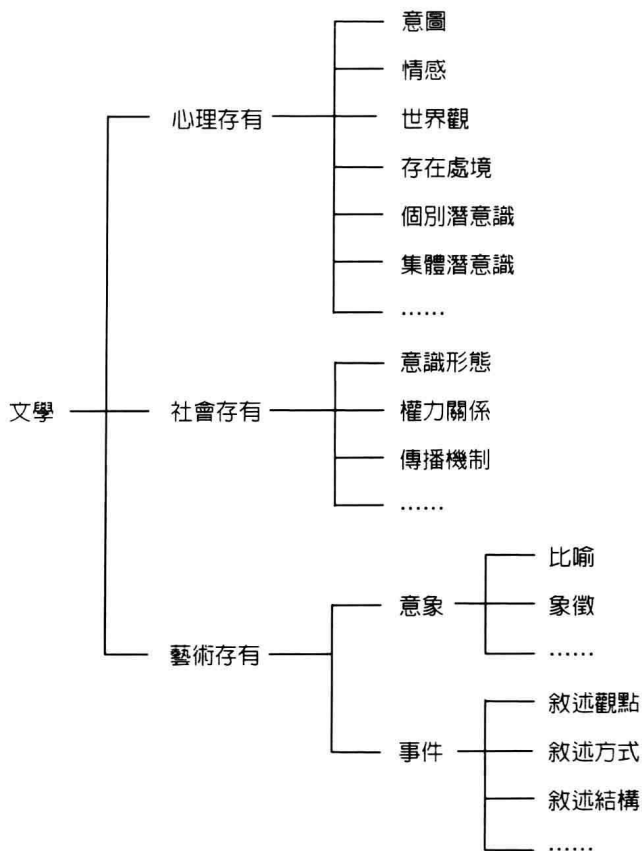
導論：通識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語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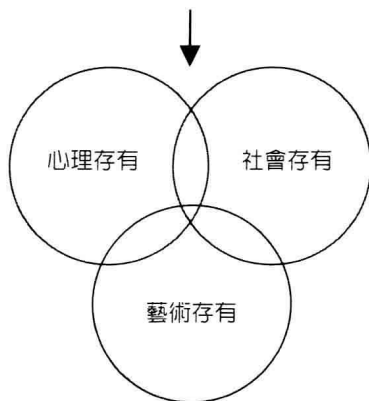
儘管通識教育可以任由大家依便作界定，而顯現權力／知識這一當代新認識論的制約力，但它的「通貫識見」或「宏觀洞見」性卻如何也難以罔顧而還能夠成論。換句話說，通識教育就是一種「通貫識見」或「宏觀洞見」式的教育，它以教人通貫各學問領域而顯獨特見解為使命，希冀受教者都具備全才條件而能為人類社會所用。

這種通識教育觀所預設的「博覽殊出」前提，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語文教育。因為語文教育本應該是全知進趨宗旨的，它的盡括一切學科表徵方式的「總稱」性，可以見著於知識取向、規範取向和審美取向等我們所能設想的認知／經驗範圍（周慶華，2007a）；甚至連跨域到超越界而可以語文表出的事物，也無不能「一體適用」（周慶華，2006a：2007b；2008a）。因此，通識教育和語文教育即使不能強為劃上等號（畢竟還有些涉及「悟力」、「想像力」和「毅力」等心理／精神問題，不便全數歸併），但也僅是「些微差距」罷了。

把通識教育重新限定在跟語文教育近似或同義的層次後，就可以具體的展開對語文教育／通識教育的進一步「認知」。我們知道，在所有的語文教育中，文學教育是最複雜也是難度特高的一環（相對的列入通識教育課程的比例也較高）。當中文學，是一個多重存有的存在體（也就是它以「思想情感」為源頭是心理存有；所敘事或抒情的對象「人事物」是社會存有；而以比喻、象徵等手法來結

合題材和表達該思想情感是藝術存有，合而形成一個可以後設經驗的存在體）（周慶華，2004a：94～98）；而這約可稍微予以「細緻化」且以圖／表陳列方式來看它本身的複雜度及其內在的牽連關涉性：





圖中交集的部分，是文學各成分的「理論可分而實際不可分」處，它由語言結構體「統轄」而依賦義面向不同姑且加以區分，彼此都在一個語言結構體裏「相互牽繫」。而這如果要在現代環境進行轉換而改以其他媒體呈現，那麼它的「文學性」就會開始起變化。好比將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後，因受制於該媒體的「資訊化」、「圖像化」、「有時間性」、「演員代言」、「快節奏」、「特寫鏡頭」、「背景或外景多」等特性，觀眾無法像閱讀文學作品那樣去玩味並「填補空白，參與創作」，以至不免大為減低文學性。而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文學的「未來見奇」的期望視野伸展，就會出現新的挑戰：

從資訊被框限具有「一定的內容」、「要藉助載體」、「是動態傳遞的」、「可利用的」和「為未來服務的」等特徵來看，它的不得不講究「精確性」和「易懂性」（避免歧義以方便於傳播和接受），跟文學一向所專擅的「模糊性」和「難解性」（刻意製造歧義以方便於玩味審美）明顯大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被「強迫」和資訊結合（將文學資訊化而成為可以立即傳播和接受的對象）就會有些不協調：首先，從接

受的角度看，原來人在面對文學透過意象或事件來比喻／象徵思想情感時，經常要去填補許多空白、參與創作；而參與創作本身自然就會有心智上的成長。但人在面對毋須重組也不必強解的資訊時，只要被動接受就行了；最後個個都變成不會思考的動物。其次，從本體論的角度看，資訊的生產是為了給人「消費」的（包括電影、電視和廣播等所提供的資訊在內）；而文學的生產除了給人「消費」，還可以帶動「生產」（接受者參與創作及再轉實際別為創作），彼此的功能有廣狹的差異。而根據上述，文學資訊化就難有「遠景」可以期待。換句話說，文學資訊化是在為文學「降格」（一邊淺易化，一邊弱化創造力），基本上不能作為文學的前途所繫。如果要有遠景可以期待，那麼就得將「文學資訊化」轉成「資訊文學化」。所謂「資訊文學化」，是指先守住「文學」的優質審美性，然後結合興起於西方的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學科等各領域的資訊來豐富文學的形式和意義。而這所可以「以《紅樓夢》為典範再啟新猷」的，就是從將文學本身的各個階段演變（包括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等等）融合而出新意以及援引其他學科的資源更擴大文學的體製等兩方面「綜合」來進行突破；這時它就真正的進入了「後紅樓夢時代」而可以有效的再創新典範。（周慶華，2007c：293～294）

這是針對當前一切都要資訊化所被強調的「資訊是知識」、「語言、符號是資訊存在的形式」、「資訊是動態性的」、「資訊是具有利用價值的知識」和「資訊的反饋性質」等特徵（王治河主編，2004：673）而說的；裏頭隱含的「尋找文學出路」的焦慮，不啻是新一波的文

學教育所得面對的「真實」的處境。這麼一來，通識教育要由語文教育中的文學教育來「深沉見義」的宿命，就真的可以好好的探它一探了。

現在通識教育雖然早已在大學教育著為「改革大業」的一項指標，但從整體上還在「左支右絀」的難堪情境來看，卻依然是成效未彰。也就是說，依理通識教育不應是大學教育的「拼盤」或「甜點」，而應是大學教育的「主菜」。至於要把「主菜」做得美味可口，又能滋補養身，則又成了一種理想。因此，通識教育的規劃，無形中又可以使各大學在它可能的專業特色（不妨稱為「副菜」）外，別為樹立一種淵泉風格；因為受制於規劃人才、教學人才和受學者素質。各大學所辦成的通識教育一定互有差異，而各大學就以該差異來凸顯各自的長處。基於這個前提，我個人認為今後很可以朝「由一般教育到博雅教育」的方向來規劃通識教育，以「整體性」、「全程性」和「精緻化」為指導原則，也許才能端出可供人品嚐羨慕且亟欲仿效的「主菜」來。

由通識教育觀念而來的實際的教育，還關聯著如何安頓人生和發展人生的生命教育，二者為「外揚」和「內斂」合而朗現整幅生命形態的關係，卻很少被特別重視。於今為彌補這個缺漏，則得在相關的通識教育課程中把它「召喚」回來或別作「強化」打算。而在實質上，生命教育是一種生存欲力的完成和發揚，且兼有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等兩面性。凡是體現在自我的覺醒中的生命教育，都得對生命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並深切的意識到自己在塵世中所可以「安身立命」的途徑；而凡是體現在對他人的啟發中的生命教育，也都得對「生命」的方向有所掌握，以便能夠發揮應有的「教育」的效應。這在當今能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惡化和核武恐怖等「危機時代」的氛圍中，特別需要從講求全面性去執的佛教處汲

取資源來規劃「益生淑世」的方案，並以向新佛教過渡以擺脫魅惑的輪迴圈而嚮往因應能趨疲時代的新人生作為核心價值來展開生命教育的旅程。

至於受學科分工影響而被區隔化的語文教育，自然也要重新調整方向而以開啟參與文化創新來昇華一切庸常浮生的境界為旨趣。換句話說，語文教育除了同樣銜著通識教育的使命，它還得以有助於人類文化向前推展的創新工作為職志，在課程設計和實踐上力求成效。而這透過語文教育研究所的「研發領航」，則無異最稱便利。畢竟語文教育為大學教育的一環，而大學的設立得有精神理念作為先導，以至語文教育也得有相應的精神理念來貫串全程，由這一點推到語文教育研究所的成立，所有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也一樣離不開相關的精神理念的召喚。而為了有效實踐發揚該精神理念，必須組成一個堅強的研究團隊；這個研究團隊以教師為核心，而以研究生為延續學術生命的保障。因此，栽培研究生使其足以擔負發揚相關的精神理念的重任，也就成了經營語文教育研究所的人所不可或忘的功課。有了這樣的見識，就可以回過頭來彌補設所時所不曾置入的精神理念：它以開發新的理論類型或採行基進的作為為前提，而關係到國家文化命脈的興衰存亡。一個語文教育研究所的遠景和進程的規模，就盡在這裏了。

此外，對於現行統整課程下貫的觀念更新和由「思維與寫作」課程率先出擊的美意落實等，也得有所進展。前者，緣於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概念，固然能迎合時代的潮流，但也成了一頭拼裝且笨拙的怪獸，發揮不了什麼特殊的功能。改善之道，在於去除它的虛矯性，而朝比較務實的方向努力。就以語文課程為例，擬議審美的、知識的和規範的經驗統整模式，冀能化解原課程設計裏「似統整而實未統整」的迷思。最後引證混沌理論和複雜理論，為該構想添一

助力，並期其他領域也不妨比照辦理，一起展望九年一貫課程的遠景。後者，則因我個人的實際參與所見，「思維與寫作」課程在我所服務學校為共同必修，但因教學者認知的不同，不免會有不同的授課方式和授課內容，以至受學者在比較學習後，會困惑於為何有這般的差異，又將如何自我調適？為了化解受學者可能的疑惑，以及免除教學者因認知差距過大而永無調整的機會，有必要改採協同教學的方式，讓教學者可藉機相互觀摩，也讓受學者可接受更多的信息及理解到「一元化教學」的不合理性。至於協同教學的方案，不妨採階段性大班授課，由各教學者依其「專長」輪流授課，而前後連貫成一個大單元。如果必要，還可以商討相關的教材教法。這樣理當會提升教學的水準和受學的成效。

能如上「條件齊備」，再來就是實質創新寫作的教學強化了。而它不論是研究課程還是實務課程，都得有整體通透的規劃和踐行效率。就以詩的寫作教學為例，大家知道詩為文學所「總出」，它以鍛鑄意象來比喻或象徵情意，並返身自我強烈標誌出專屬於人的「實踐理性」或「本體真理性」特徵；以至透過教學而許以高標的要求，也就有昇華生命和發展文化上的意義。而這在踐行上，則有同一系統累增的基進表現和跨系統交互的基進表現的強為提點以及採取科際整合和多媒體運用等方式來活絡提升教學效果。此外，如能以融會眾體而出一殊異的文本或別為造出嶄新的體裁為教學的終極目標，那就更見徹底的「創意跨領域」意識，而可以著為新典範。其他的文體教學，則可以依此類推而務期能「呼應前論」或「另啟新猷」。

嚴格的說，從通識教育到語文教育的道路不可能這麼順遂的（幾乎沒有考慮到阻礙性的變數介入問題）；尤其是當受學者根本不理會

這一套教育的「用心良苦」或「良法美制」，則不啻要前功盡棄！好比一個心理治療故事所暗示的：

一個絕望的年輕人帶著滿臉病容走進治療師的辦公室，反覆說自己死了。治療師試圖使病人冷靜下來，並保證說他確實還活著。後來顯然尋常辦法已經無法奏效，於是治療師說保證拿出「證據」來，就用針扎了他一下。「看，」治療師說：「你當然還活著，你在流血呢！」「不！」他說：「這只能證明屍體在流血。」〔坎納沃（S. Cannavo），2003：243〕

倘若受學者也像故事中的年輕人那樣完全不受啟導，那麼再好的通識教育／語文教育都要流於白費！這時只好看淡另待有緣人；不然也要回過頭來省察是否「那個環節出了問題」，而及時尋求補救，一切才可望可以「永續經營」。